畏齋薛先生緒言

長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三

緒言下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精一博約一貫忠恕上體貼出來學者須從這上細心體玩方知知行分不得精是此心精純無少夾雜只有這一箇道理在此應用故謂之一言精而一在其中矣博是此心無少遮蔽照管得到事至面前其理自形在我嘗有箇把柄不須窮索故謂之約言博而約在其中矣一則理通於人貫得去忠則理同於人推得去都是合一的分說不得所以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兼言亦得單言亦得其餘致知格物主善協一明善誠身窮理盡性擇善固執與

天尊德性道問學即此可以類推

人心者人之心屬於血氣而有知覺者也不是不好字面以其物交易誘故謂之危然其中自有一點微妙的道理主宰其間所以不至於危此道心即中也若操存之功至於精純更無私意夾雜只這一點道心用事此心纔自信得過便是允執其中若工夫不到精處終是有夾雜終是勉強信不過執不執只在毫釐之間其危如此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便是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大德就在小德之中小德盡處便是大德分不得先後說然後合之者非或曰然則先生所言精而一在其中言博

而約在其中正與此合曰然

省察即所以存養離了省察無處尋存養以存養屬靜省察屬動者非

學問思辯口耳假得博審愼明是心上工夫口耳假不得此四者擇善之事須在篤行處驗之若學問思辯而不能篤行擇善而不能固執乃所謂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也此陽明眞知乃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之說所自來也

奇耦者陰陽之象奇耦交錯而成八卦氣運而理寓其中矣此天地之奥借羲皇之心發揮出來文王周公孔子也不敢有所增益楊子雲乃作玄以擬之不知天地

問除却奇偶更有何物可比擬得真爲不知而作者

刻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乘之而莫知其然也自己不覺而人不能堪故禍發不測不可救藥

舜文武周之孝皆良知良能之感孚無所待于外者不可以迹求故曰大不可以迹拘故曰達

鄉愿害道最大孟子發揮孔子之論透徹骨髓非之無舉者言文飾得忒似至於無可非也刺之無刺者言渾身都是病痛至於無下砭處也其病痎在同流合汙自以爲是蓋其論道不求諸心只狥世俗之見故其害如此闇然媚世他在人情上做工夫他說人情得處便是道故曰善斯可矣不知人情不同那箇狥得他所以子

貢說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鄉愿以媚世爲心以人情合處爲善則忠信廉潔只是慕其名襲其迹原非心得善不根心以似是爲真其蔽愈深則其執之也愈堅而善言不入去精一之功愈遠而堯舜之道不復可入矣其害道與告子楊墨子莫同而聖人獨惡之者以其近於人情易於漸染人易惑之故也大抵當世諸說皆聖人之支流餘裔聖人在心上發出便都不差他在外面求便都差如云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若以心求之心合處便是善則今人與古人何異何必慕古通天下爲一心無往不合何必踽踽涼涼果然說得是只是不合媚世這意思便不好了賊者竊也言無是德而竊之

也聖人以色厲內荏爲穿窬意亦如此

晦翁聰明不爲勝人只是當他這堅忍沉潜不過所以學者須要自立

聖如大舜不能逆象之僞賢如子産見欺於校人吾人能必人之不我欺乎但盡此心勿使自欺而已

石勒一見王衍曰此人吾不可以再見遽令殺之蓋再見則恐爲所動英雄之畧也清談之不可近如此

六十歲以前人做帳六十歲以後天筭帳

理氣本是合一無義則氣便餒集義則氣便生所以養氣者必有事於集義提其綱也

滄海雖大亦須仰籍百川涓涓之泉盈科而進却無所

仰藉也自得之學須如此

自得者從自己得不從口耳得口耳得來終不牢固惟是自得則居之而安如自己有物奪他不得方纔自受用得故曰資深逢源

有動非學也不動而敬乃學也有言非問也不言而信乃問也敬以立動之本此尊德性之學也信以立言之本此尊德性之問也敬信之功無他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已

說者理之暢所謂理義悅心也樂者氣之和所謂驩欣交通也

居上而驕五伯之功勲也爲下而倍楊墨老釋之學術

也

先儒謂韓子未及致知爲無頭學問是以知爲頭意爲項也不知格致即誠意功夫言誠意而格致在其中矣意是念頭知之起處孝弟忠信吾之良知無所容其學慮者也良知之發自能感物如格心底豫之類若物有不格則是良知有未顯不得謂之致知此物格乃知至之驗而致知所以必在格物也

誠即命成己即性成物即道道在性中和在中中知在仁中成物在成己之中小德在大德之中都是一事總是性中之理隨感而應攔遏不住的如齊王愛牛乞人不受嗟蹴此皆無所爲而爲若念念如此便是時措之

宜只爲私欲潛滋如興兵結怨萬鍾之受之類便蔽了
眞心時措不去所以君子要愼其獨知而必以誠之爲
貴也誠之者愼獨也

小人之中庸爲善之小人也

耳目即氣心即理理寓氣中心與耳目一也離耳目無
心泥耳目亦非心釋氏塞耳目以求明心是離之也俗
儒假耳目以求明心是泥之也岐心與耳目爲二此是
義外之學告子之傳也凡天下異端之術雖爲說不同
皆原于告子故孟子闢告子衛道之功最大

禮樂刑政只說得率性之道說不得修道之教修道之
教須從根原上說率性者聖人事也聖人順吾心之中

而爲禮順吾心之和而爲樂由此而爲政爲刑皆率性
之道也其教人也使人欲由吾之禮必復其心之中欲
由吾之樂必復其心之和復其善心以由吾之政去其
不善心以不犯吾之刑此之謂修道而所以復其心之
中和者則在愼其獨知而無假于外故曰戒愼不覩恐
懼不聞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人之所不見也
存天理須着工夫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于人之所不見
而戒愼恐懼之一毫私意念頭也着不得此之謂遏人
欲即存天理之功也此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言
存天理而遏人欲在其中致中便是以致和非有一也
故曰允執厥中中即天理天理即道心存天理即是精

一以存道心道心嘗存天理不失則中道嘗在此是謂
允執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在聖人身上說得在常人身
上便說不得常人只好說慎獨之功戒慎工夫純一而
化不假操存乃可謂之中矣所謂自明誠也
君子中庸從精一之功傳來則安止逮中遂極協一一
貫一善天命之性性善皆君子中庸也不求諸理而惟
制其氣不從事道心而從事人心則告子楊墨鄉愿釋
老皆小人之反中庸也中庸一書專為小人反中庸疑
似亂真而作故上章既探其原而此下分作兩項一項
是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一項

是舜知淵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君子着理說小人着氣說

發育峻極此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此率性之道也尊德性道問學此脩道之教也

昔人以象教出西方非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即聖人之象教故曰易者象也凡象皆可教在人以心悟之耳

金剛經以盡空諸有爲極則即此欲空諸有之心便是礙吾人不覩不聞之中豈容有此碍耶他只是制氣之法與告子勿求諸氣一般自家說不去至謂空無所空則空亦一相矣學者離却愼獨工夫更沒把柄愼獨則

理以事形寂由感顯諸有皆實理也安用空他又自增此一礙故精一之外皆異端

思是心通處學是心安處思到安處便是通如聖人處人倫事物無一不安于心這便是思之通處故曰文思曰思誠思在學上見也異端之學如釋氏之思極深只是不從性上起不得謂之學如棄王位捐妻子雖父言不聽此豈心之所安于此不安而安則其思有所不通未有不害于政事者故思而不學則殆釋氏是也學而不思與思而不學是一般病痛如告子楊墨勿求諸心卻去學仁義總是冥行妄作此之謂學而不思同歸于異端而已矣

食色性也言見食而甘見色而悅是人之生性可見人
之生性只有一箇仁愛而已不分可與不可那有義在
其可甘不可甘可悅不可悅乃是緣物而生此之謂義
故曰仁內義外始終義外之説也他不曉得仁義本同
一原仁爲體義爲用仁爲一本義爲萬殊萬殊就在一
本裏則義從仁出猶和從中出小德從大德出安可岐
而二之也異端之不近理如此
孔子之時斯道大明如日月中天楊墨釋老皆無所容
其説只有一箇鄉愿言言皆學聖人事事皆法聖人而
聖人反惡之者爲其事事有箇套子如今學者書肆中
買部講套看熟便可高談性命讀箇敬齋箴目去束縛

便可繩趨尺步竊道學之名至於心地暗昧與所言所行全無干涉此等人更看他不出易以動人易以惑衆所以聖人深惡之也故學道之人寧可小結裹做箇樸墨釋老不可謾心昧已做鄉愿一流人由千載而下觀之此害最大人多墮入其中而不自知然後知聖人之爲慮遠矣

禮奢寧儉喪易寧戚此言分明近老氏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言分明近釋氏蓋聖人因周末文勝與有感于南宮敬叔之賄桓司馬之靡故爲此傷時之言非以立教也及其擊原壤之脛惡子桑伯子之簡與夫爲中都定喪制將之槨而鄭重其行大經大法依舊在學者但

從事于心求其所安則可因聖人矯時之論而遂以爲經則不可故不見惡人聖人不說子路不是而有子答曾子之言所以爲似夫子也

谷神無形而萬聲出焉玄牝無形而萬形生焉虛故也人能毋窒此虛此不死之道吾儒戒懼愼獨之功亦惟毋窒此虛而已然虛只是氣必有理寓其中存此理而氣自從之此吾儒之道吾儒更不說長生然長生之道要不出此釋老少此一段工夫只是禁制此氣所以流而爲異端此王伯義利之分毫釐千里乃在于此

無所住而生心釋氏此言最好只是理氣上欠分析入頭處差所以流而爲異端無所住是中生其心是和本

是理上說釋氏都在氣上說如云不住色聲生心謂目不住色耳不住聲耳目是氣色聲是物氣不住物而能生心能應物豈不是好殊不思氣之所以住者私牽之也私牽于內則理不流行理是氣主氣無所生被物引將去就住了則住物者非氣之罪私之罪也今不寃氣所以住之由由于已私而所以去其私復其理以立氣之本而但求氣之不住以生其心不知這氣內被私引外被物牽都不由自已作主如何得不住氣既不能不住心從何處生來其所謂不住者乃是強制之功所謂生心者乃是意想之私似中而非中似和而非和名爲近道而實害道矣聖賢深爲此懼更不說效驗只說功

夫不徒曰中和而必曰致中和戒慎恐懼致之之功也致之之久己私不容而天理流行則不期中和而自然中和不期氣之無住而自然無住故曰先難後獲難者去私復理也獲者無住生心也釋氏不施其功而遽期其效不務勝私復禮致之之方而遽希中和與無住生心之驗此其無住者乃所以爲住而生其心者乃是死其心似是而非矣所以然者皆由理氣上分析不明認氣爲理認强制爲功故也凡天下學術只有精一一途此外皆爲異端皆爲强制告子學術是箇異端大窟宅楊墨釋老皆出于此

義理熟則生神機械熟則生怪

二氏只説得氣更不曾説到理上其空其無皆指氣

言故曰告子之學

神天德化天道至誠能化天之道也至誠如神天之德

也至誠則無思無爲絕乎人矣無可比擬之者故曰其

天如天

老子處世事極熟爲其以靜爲主也

五氣和則無所事藥藥也者所以輔五氣之偏也五性

和則無所事釋老釋老也者所以輔五性之偏也

予不得已是眞心已不得能言距楊墨亦是眞心不喪

的人故曰聖人之徒

萬物皆氣變一理揖之則羣妄俱消故愼獨爲要

聖人之見也內故物物皆心物即心也衆人之見也外故心心皆物心逐物也

韓子以愛爲仁宜爲義亦告子仁內義外之意

致廣大須是盡精微極高明須是道中庸盡精微者致廣大之功也道中庸者極高明之功也如天之廣大其氣須從地中出方能發育萬物學者有如天之崇之知則必有如地之卑之禮以充擴之此三千三百之文所以爲發育峻極之具也如象山之見豈不廣大終欠文理密察一段工夫其徒楊敬仲遂至六經之言亦不肯信夫六經乃聖人所刪定于此不信則所謂廣大中庸者于何而致之哉故學者識得象山之學則晦翁工夫

更不可少但要自家有箇把柄不隨文逐義轉耳

朱砂雖良苟無真丹點化則不成黄金伏雌雖善抱苟未受雄則其卵不化學者讀盡天下書而未有心得是亦無丹之砂無雄之卵也安能變化得出以成天下之事哉

古之學者信巳今之學者信人

戒慎者防巳私之萌恐懼者懼外誘之入廣成子云慎汝内閉汝外意亦如此

陽明文字發揮得義理透至於規矩法度則韓歐亦不可少陽明是義理正脉諸大家是文章精英但有緩急先後之差耳故曰文莫猶人又曰無文不遠

七篇之書句句發揮中庸道理如南華内外篇句句從道德經中流出學者私淑諸人須如此如孟子道性善即天命之性也情可以爲善即率性之道也擴充以盡其才即修道之教也曰持志集義曰存心養性與夫求放心養大體爲擴充之功即戒懼慎獨爲修道之功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未發之中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即已發之和而擴充四端以保四海即致中和以成位育之效也歷叙群聖之統以至淸任和凡從心而發者皆爲道一即君子之中庸也斥告子之外義與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子莫之執中仲子之非廉鄉愿之賊德凡强制其氣者皆爲義襲即小人之

反中庸也由事而反諸心則雖舜之不告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君皆爲達德莫非大德之敦化由心而達諸事則凡好勇好色好貨之情皆爲達道莫非小德之川流他如由善信以至于聖神即由尚絅之心以極于無聲無臭而不失赤子之心以爲大人本良知良能而可達之天下即君子之費隱造端夫婦以察乎天地者也蓋力到功深則凡見之言行者雖未嘗一一斠與聖賢合而自無不合此象山先生所謂六經皆我註脚者眞非虛語而中庸一書亦爲七篇之註脚矣此之謂私淑之學不然則如法言中說非不逼眞聖言終與優孟之學叔敖者何以異哉

有實理在方可以言虛動時得力方可以言靜二氏離實而言虛離動而言靜此所行爲偏枯之學

罪我者惟春秋此是人見不到反以爲罪春秋以匹夫擅天子之權比于舜之不告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君這樣所在常人如何見得到此是泥經而不知權的人不是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若亂賊之人刑誅亦滅也不怕那怕空言其曰懼云者春秋之義明則誅意誅心亂臣之情更無所逃故懼也

或問擬經如何曰天地間之有六經如物之有權衡規矩方員輕重更離他不得隨你擬來擬去左右只是這箇道理擬之無所加不擬亦不少安用枉費心力去摹

擬他且如六經之文不相倣效而同謂之經何故蓋聖
賢道得于心隨意而發皆可以傳非有心爲之也所以
說愚夫愚婦胸中自有全經正謂此也學者有得于道
則擊壤之謠孺子之歌皆可以爲經不然則雖作玄續
經法言中說皆爲戲玩之具耳知此意則經不必擬而
亦無所事擬矣

詩亡了春秋就作只是要昭人心之公道蓋古之聖王
施政天下無由而考已之得失故採詩以備雅樂之章
因其美刺以自考此所以昭人心之公道也周室東遷
天子失政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雖有詩各言列國之
事與王朝無與不可以備雅樂故謂之詩亡然詩雖亡

而國風之詩其美刺本國之事是非之公固在故聖人因桓文之事與魯史之文而寓褒貶之義以作春秋使人心之公雖不得達于王朝而猶得以達于天下王者之政雖不得行于天下而猶得以通于天下後世之人之心則王室雖衰而所以正天子之權以維持世教者不以治亂興衰異者其義與詩均也故世治則王者採詩章以察治忽而公道明于上世亂則春秋明大義以正褒貶而公道明於下觀於周而繼周者可知觀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而千萬世之行事可知蓋人心之公不容一日泯則春秋之義不可一日而不明此孔子之作春秋所以爲繼道統之傳而功比于禹之抑洪水周

公之膺戎狄也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多學不妨徒識則不可古之多識將以畜德若徒識則反累心故夫子告以一貫使知畜德之要此與告曾子者不同曾子是力到功深學已到此地位故夫子以一貫授之而曾子亦遂領畧無疑及其荅門人之問又只說忠恕是自已平生經歷工夫使學者持循之可至于一貫者授受處各有端緒此道統之傳所在也子貢聰明雖過人都用在耳目上去不曾在心地上用功所以雖聞一貫之言而終不知所入拈子貢之聰明能如顏子用之於內又非曾子所及矣然吾人只合學曾子若顏子亦未易學何者不如顏子之

天資也或問晦翁工夫比曾子何如曰晦翁分明學曾子只是于文義上忒分疏使學者役精神于此且文義亦未免有誤處如以致知爲窮盡天下之物修道之教不說戒懼愼獨而說禮樂刑政又戒懼愼獨只是一事而分爲動靜兩功至使中和知行誠明之類都合不得又如集義是闢義襲之非宜在心上說却欲事事求合于義此等處將使學者循之以求事心之功其將何所入哉故其被象山說破亦遂無可柰何至于晚年而悔則規矩已成學者循習已定不可改矣然其科條節目有可執守更少不得不似象山之漫無歸着學者但識得他誤處自討分曉而一循其科條節目以爲持循執

守之方至于力到工深則與曾子之所以教人者無少違異而象山之見亦在其中矣此正去兩短合兩長之見謂欲去已之短以合象山之長于以見晦翁之公心有望于天下後世之人者爲不淺也夫道之所在無人我無古今而世之人乃有仍訛踵誤每議及晦翁者輒怒罵而指斥之是晦翁欲去已之短而吾反爲護其短晦翁欲合人之長而吾反爲掩其長晦翁以曾子之學望天下而吾反以子貢之學事晦翁事之以迹而不事之以心是豈晦翁所安乎吾之師晦翁以心不以迹九原之下晦翁亦必以予爲啓予雖有罪我者吾無恤焉訓詁俗學做成片段舉世趨之學者一時没溺其中要

透得出亦甚難與陽明爭辨者皆當世知名之士如困知錄之類明者觀之良可惜也故學道之人寧可踽踽凉凉不可使一鄉皆稱愿人自以爲是又不可透入別教流爲異端但只在本心上尋求久之自有惺悟處到得惺悟時則訓詁俗學莫非妙理稊稗瓦礫皆爲至道矣一念是丹訓詁亦藥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通聖凡而言便堯舜兢業萬幾亦只是這箇但有安勉之分耳古人云如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矜其容即此行獨梁之心聖與凡何以異也蓋吾人之心原是如此其不能戒慎者人欲害之耳

公孫丑曰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意欲孟子貶

指道妙得做箇見成聖賢何必日日去孳孳求也殊不知教有定法聖賢只說得與人若道妙在各人心上須待他自悟出來言傳不得如一貫卓爾若非顏曾自悟聖人如何傳得與他故吾人學顏曾只好從事忠恕博約便說不得卓爾一貫此愚見所以斷然以爲學象山者須然用朱子工夫不然終是說食不飽口無益也豈惟吾儒雖異端亦然昔五祖將衣鉢傳惠能而使學佛者誦神秀之偈夫惠能既得上乘真傳何不使誦其偈而更使從學神秀蓋惠能之偈是心之本體神秀之偈是復其本體之功人若功深力到自能悟入本體此五祖之意也異端却識此意而今世學者反不免爲公孫

鄙之見何哉

人之學是要學做人須就己身上體認不得膠泥訓詁之說且如孟子得統于堯舜全在養氣一章義即道心氣即人心義在氣中即道心在人心中集義即惟精義集而氣自生理氣合一即惟一也如得此意則言集義不言養氣而養氣已在其中言養氣不言集義而集義已在其中如此做工夫方有依據且推之其他如致知格物致中致和存天理遏人欲與夫一貫博約忠恕尊德性道問學無一而非合一者蓋理氣原不可分此虞廷精一正傳如此類者皆非書冊上尋求不得學者所以貴自得也

予少深惡陽明之學居京師日語及必詆之同年王君在菴每爲予言予詆之益力在菴言之益詳既謫官又以傳習錄爲贐亦不省也舟中無事忽自念我平日學問原何不得力偶錄在案取閱之見其論象山欲于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一條先生云除却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因悟得平日專靠書本子上做事所以不得力從此稍知理會心地既履任同僚皆吏員不覺有快快心即自念此官須人做我既爲人何得厭此官遂與其人歡然無間此後每遇不得意事輒自省自省輒自得方知陽明學問是孔門嫡傳致良知是問學大頭腦我若不遇患難不自體認虛却朋友盛心枉却一生工夫矣

從此學問方能得力不枉着平日功夫大抵天玉成人每于患難處爲多吾人患難處正是天玉成人處益當自勉不可孤負他也

艮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三終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四

好勇則氣能蔽理而仁智不得行齊王之問亦甚切不知仁以宏其量知以研其幾則義理當伸而血氣之用自得其當此乃勇之大者天理就在人欲中非有二也

人要知得自家病痛最難如好貨色是不能行王政的病根好勇尚氣是不能爭大恤小的病根戰國之君能知得自家病痛的絕少齊王却自知得故孟子謂其可以為善至如提着他愛牛一點良心却便戚戚此是致王之機孟子格心的手段惜乎累重又一暴不勝十寒所以不能成功所謂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者此也

百家異端只是一箇制氣之法故與世漠然無情彼若知精一慎獨之旨則氣即是理而彼棄君臣絕父子處皆其心之所不安其說亦有所不行矣孟子闢楊墨以爲甚於洪水猛獸蓋洪水猛獸是有形之禍有形之禍害及人身其禍淺楊墨佛老是無形之禍無形之禍害於人心其禍深故也

大畜五六虛中尚艮之一陽以下畜羣健而不自用是乃無所畜而無所不畜者故曰大

吾平生只是看得一箇大字真切如云大德小德大學小學凡大字皆不着於迹凡小字皆着於迹六經皆然知此義看書便蹊徑可尋

改竄大學經文又云爲學次第此伊川之誤朱子仍而踵之者也

禪家到處正是不到處爲其尋根不着

天地間只一箇理與氣吾儒循理者也異端制氣者也衆人任氣者也理氣合一循理則氣自順有裨於天地所以爲裁成輔相若制而絕之則氣無所用天地之化亦有所不行矣故佛老之學害道最甚

耳目口鼻便是裁成輔相之具如目以辨色耳以辨聲聲色臭味都賴他調停方成世界只要聽命於心心得其理使耳目口鼻各循其職則聲色臭味自然順其理而不亂這都是我性分上事若如釋氏棄而絕之則天

地生物都無所用而吾耳目口鼻之用亦閑矣且所謂
收視返聽者非不視不聽也視聽以理而吾無庸心焉
是視而未嘗視聽而未嘗聽舜無爲文王無憂之謂也
故吾謂二氏知制氣而不知所以制尋源不着者此也
聖人精一之言譬如日月日月一照則魑魅魍魎自無
所逃精一一照則楊墨釋老自無所逃所以不能照者
訓詁之學敝之也然此理亦未嘗不在訓詁中學者但
不能反求耳若時時反求而以訓詁之學證之則我嘗
有主雖楊墨釋老亦吾求心之資而況訓詁乎
荆公學問禪家之阿難也有釋迦通之可以入道惜當
時心學未明未有能通其敝者問如何通之曰不學柳

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荆公只少此意
李白天資近道如海陽紫極宮感興詩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窓竹廻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非心地潔淨者不能爲此言惜爲才所使不能俯而就爾
漢興去古未遠又民苦秦虐因而復古最易若上有湯武之君下有伊周之佐因而復之但如武王反商紂之政由舊而已柰何高祖不知學其下又皆隨世就功之臣止欲求可求成無遠大之慮斯民又幸湯火之脫而安於簡陋之習遂使帝王之治從此斬絕此世道升降一大機括良可惜也

所性之德溥博淵泉故時措皆宜若多學而識者雖多有限故億則屢中而已

學者須致身規矩中此是立禮功夫至成於樂處却須自得着力不得曾見有士夫以其矯僻之行辨博之學取信於人而防身檢束處有所不屑比其久也彼亦自以爲是遂欲輕試天下事至於一跌不復此眞浩衍之流也故聖門言仁須力量到這地位乃許其餘只在規矩中教誨他成他之德達他之才不輕放過一步所以皆能有所有成立若未至於化而妄希越分則是枉尺直尋迷復之凶而已

人心即天地也其爲不善譬之昏翳霧至其本眞固

自在也嚮去則本眞自復此乾坤之所以不亡人心之所以不泯也

有太伯仲雍之讓故可以成季歷之立若諸樊以下諸兄諸姪豈能偃然讓國如太伯仲雍者乎雖微季子之明且哲亦必逆知其不宜受而況賢如季子者顧不能及此哉且季歷不得遂其辭於太王而札得遂其辭於夢壽在夢壽無廢長之嫌而在札亦免越次之咎其受與不受與季歷各有所宜有不容於執一者則札更無可受之理而諸樊以下諸兄與姪其賢與不賢亦更非所論矣然則如何而可曰若諸樊以下諸兄能如太伯仲雍避而去之如是而札不受乃可以罪札耳

有關雎麟趾之意則必有周官之法度變化在心陳跡不足泥也

學者欲識周禮須理會周公文辭見得聖人之心精微廣大無方無體之妙如此則所謂周禮者乃是順其理而爲之因其時而措之他何嘗膠泥於夏商之迹吾人之心亦聖人之心苟得周公之心亦何必泥成周之迹乎蓋化裁雖存乎變然神明乃存乎其人心者神明之舍變通之源也善學周禮者求之吾心而已矣宇文荆舒何足法乎

周禮一書乃集合百司所掌而成周公但潤色之爾與後世集禮令典一般孔子云周監二代此指周禮而言

至郁郁乎文非聖人不能也

釋氏離人倫事物而思吾儒即人倫事物而思其思同其所以思異故曰不如學也以救一偏之弊學即人倫事物如周公終夜以思在兼三王處用心便不是徒思若後世記誦之學又泥於迹與周公之思不同蓋其學非古人之學則其思亦非古人之思矣似是而非不可不察

周禮一書以周公之才之美發之如日月之行天容光必照如江河之行地容潤必溉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乃知聖人義理愈熟則心思愈不苟此與入太廟每事問意同後世學者論事無一不知然反之於心其實

一毋所知病正在此
周公之心見得道理精熟故其繫爻只就眼前事物上發明而吉凶消長之理便自了然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以此心制禮作樂直舉而措之耳後儒知治不法三代為苟道而不知不得三代聖人之心雖欲不苟其可得乎
六德是心六行是行有是心必有是行以是心而達之行則身之所習自然與藝相安盖心苟不失則物則相須非強之也今之教雖非古之教然學者果能操存此心則即藝便可悟入書是六藝之一悟入最易聖人刪述六經以書教人意正如此以此推之則凡禮樂射御

與數凡觸於身心孰非可悞人者而後世乃求書於文辭記誦之間則書亦一藝與德行不相干涉其他可知矣豈聖人刪述之本旨乎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學者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如此方不失聖人之意

聖人之言無一字不說心無一些功夫不在心上求知此意則學方有得

內無障則外亦無障如影響然不治其內無益也

周禮與易彖相表裏不是麤心做得人心之理至周易與周禮發揮盡矣此非周公不能故皆係之周

記誦之學亦可以言致知只是感動不得物致知假得

格物假不得故致知在格物

聖人之法至成周而備綿延至八百年者聖教維持之力也以秦之暴焚詩書坑學士必欲禁而絕之至以棄市加偶語詩書之人赤族加以古非今之士然先王遺俗入人之深終不能使其殄滅陳涉起義孔子之後至抱樂器歸之漢興欲制禮魯兩生不肯行漢滅項獨魯不肯下猶聞絃歌之聲使當時君相稍能知是則纘服反政易於反掌何也因人心之樂從不必易耳目而爲之也柰何一踵秦舊至孝武時始開挾書之禁六經始傳於世則秦之惡俗已深古道不可復回而當時諸儒稍知古道之當復者不過以訓詁爲專門口耳爲名家

二帝三皇精微之蘊所以深入人心者不復講矣沿至
晉魏以及於唐復流而爲詩賦則去道愈遠學愈無根
并訓詁而失之迨至有宋周程諸儒始尋蹊徑表而出
之而一時學者相沿舊說終未能脫訓詁之習朱子功
夫雖密而於學庸問答之間拘泥亦多未能使學者超
然於言語文字之外以神遊唐虞周孔之間也我朝白
沙陽明就人本心探良知以示人可謂至明且切復還
淳古矣而今之學者尤未能因所已明而益明所未明
至使良知之說仍落訓詁口語相仍而無實得嗚呼二
代聖人之法秦之絕之如彼其難宜後之復之甚易而
更千百年以來終未有能復之者則漢氏君臣因循之

責豈得而逃哉學者其尚不以已知為已足而因以為求所未知不以良知之說為出於二先生而自求吾之所謂良知者則口耳不得而膠之訓詁不得而困之其遊於周孔之庭也有日矣

中世學者之趍佛者訓詁之學驅之也

治家如治軍三軍須恩以結之然必令行而後恩可施家人亦須恩以結之然必法立而後恩可久不然必壞

移民移粟杯水輿薪之仁也

凡有精氣之物皆能為怪人者怪之魁也

實上說空空始實無中尋有有還無

無邪思靜無欲也無妄動動無欲也是謂主靜

小器者有形之器囿於形者也其受有限大器者無形之器不囿於形者也其受無窮
人有江海之器有溝澮之器有手筲之器江海雖大亦器也惟君子不器器以形言不器以德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更說是何等器不得
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太王遂以農事興周契教民以人倫而孔子傳教萬世故曰君子爲可繼成功則天聖賢直是取必得
集義所生堯舜精一之傳也義襲而取五伯假借之功也
六藝即小學六行即明明德親民六德即止至善德行

在六藝中明德親民止至善即在小學之中小學大學
非兩事也
物與理不相礙故曰游器即道也
君有道則祝史無愧辭神降之福矣不道則矯誣之辭
神所怨恫祝降時喪矣
告子之義從外來不從心出假之之學也
凡義根於心者雖小亦大襲於外者雖大亦小父子兄
弟之愛根於心者也義之大也不受齊國之廉襲於外
者也義之小也
精則氣隨理麤則理隨氣志氣交相動之說也
以為無耶則如有所立以為有耶則從之末由此顏子

所以爲見道也

學者任道非剛不立曾子子思孟子皆剛以任道者也

人心之私一有偏重則雖殺身而有所不顧聲色貨利皆然是以君子貴自省也

學須要識箇眞眞知眞行分不得眞動眞靜亦分不得眞動眞靜者無時非動無時非靜不着境界

五伯猶知假借仁義楊墨釋老則直充塞之而已

九合一匡堯舜之功也但其心非堯舜之心耳

五十而慕卽孩提知愛敬之心舜但勿失之耳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以人治人者以人性治人情也忠卽中也恕卽和也子

臣弟友之道即庸也皆所以修其道也而教在其中矣

訟九四云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如陶侃之守臣節庶幾復即命者然每思折翼之祥則安貞之道有未盡不能無失矣

吾人之情合於正即是理不着意即是時中即是聖人所以齊王好勇好貨之情皆可進於王道而愛牛一念無所庸心是即神化之妙也

高宗之學從師遯野可謂勤矣如何終罔顯蓋學問須從心地上做功夫纔這道理源源而來以馴至罔覺不然聞見雖多只是建事而已安能得心地光明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說破罔顯之由而後以遜志時敏告

之遜志時敏心學也古先聖王皆從此入故又以學於古訓告之以堅其信心然高宗恭默思道亦已自悟舊學之非其望說亦只說轍德沃心遜志更不說向外面來所以說之言方得入大抵下學之道世上功夫也須經歷一過然後悟入方爲自得高宗之謂也

聖人之道成物乃所以成已湯之心直欲化桀爲明君方爲能盡臣道故使尹五就之欲化葛伯爲孝子方爲能盡友道故使遺之牛羊及二人終不可化天命誅之則又從而伐之盖遇變而通理當然也聖人知奉天而已何庸心哉

學問之道收斂愈密則外面愈小而裏面愈大古之聖

人如窮如愚無名無爲而心心地則與天地同大日月同明所謂闇然日章者也

心逸日休休處即祥也視履考祥考此而已

泰之九三是否泰之交須變而通之如堯舜傳賢湯武放伐不是聖人做不得所謂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者德盛之人只看做尋常事勿恤其孚是他内無疑慮于食有福是他外無窒礙此神化絕塵之事若艱貞無咎只了得自己一身如許由善卷龍逢比干自靖而已

以死爲安則囚與去不得而移其志矣以去爲安則奴與死不得而易其操矣故曰殷有三仁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

若以釋老之學治天下必至大亂人消物盡而後已
賜不受命而貨殖命謂天命吾性之中無所不有此天
之所命於我者人若能反求諸心順而受之則萬理燦
然虛明之中自能應物不假外求賜不反求而以其聰
明多識於外然聞見有限終不足以泛應如商賈積貨
以待沽有則能應之無則不能應也故雖屢中只是億
此正與顏子相反聖門聰明顏子以下無如子貢然顏
子學從心悟夫子以顏子之學望子貢屢舉以勵之如
曰回也庶乎屢空言回之近道以其屢空也空則無所
不應如谷神然賜之屢中以其貨殖也殖聚雖多安能
盡應以之求哉此學術內外之辨與孰愈之問意同

至代而下格心遜志之學亡人臣事君專以訓詁把持耳目如何感動得他若要感動君心須用致良知之學不學則無術以善道淮陰傳陸之勳名而不能保終不學故也君諸葛武侯則知學矣其不能成功者天奪其年且劉禪之庸天欲亡漢故也

正心誠意功夫須從致良知來蓋良知既致則意自然誠心自然正如人知鳥喙之毒自然不食那有假意覺是不正之心後世儒者不求良知而以耳目之知為知憑仗聞見以求正其心誠其意不知聞見雖多良知不肯啟得心地依舊不好誠正之言如何得入宜人主之厭聞也

吾儒之學有無合一離無於有者虛無寂滅之學也離有於無者訓詁詞章權謀術數之學也吾儒未嘗不言虛然其虛者虛而實也無者無而有也寂者寂而感滅者滅其私非絕物也釋老直絕之而已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漠然無所動心尚可與語感通之故哉此離無於有之失也至於聖賢讀書多識非訓詁乎立言垂訓非詞章乎曰可與權曰嘉謀嘉猷曰仁術曰逆數非權謀術數乎然聖賢自心出之則無害而此則假借之其害大矣此其得失甚明而卒莫能復古之道者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雖有知道之士無所庸其力也但吾極終泰聖君賢相常必有出而主張之者存乎時焉爾

矣

博文難約禮不難禮是事物之理具於吾心者若吾心無一私之蔽照得事物之理無所不到則一事之來一理自應事事合他準則更不消泛濫窮索故曰約古昔聖人制三千三百之禮亦只是順吾心而出之不能於此理而有所增加也故吾人之學只是博文文博而所守自約矣如致中則自然和擇善自能固執之類

子見南子欲往佛肸往公山弗擾凡三事子路皆不悅此雖分量有限不能測聖人之神化然吾人自處合是如此此所以為升堂他死衛輒之難蓋因見理不明不合仕他既仕了只合死這所在學者不可輕看不然曾

子何故畏他卻卑管仲權衡之極審矣

擇善難固執不難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只是不能擇善若擇得善自能固執如知罟擭陷穽必不蹈矣

釋氏亦伯術也五伯伯於外釋氏伯於內其失一也

途人之心卽聖人之心以途人之心爲心而不以已與其閒此卽聖人之事

散財發粟以天下爲養也歸馬放牛以天下爲守也利孰大焉

學問須從心上轉心上轉得方纔入得若只在口語上般弄未有能入者

知至兼誠正修而言明明德之事也物格兼齊治平而

言親民之事也

顏子見道卓爾只是不自畫

悅夫子之道而不求諸心則變通之妙從何而出盖力
有限心無窮也

君子之儒無物非心小人之儒以心逐物

吾之學取信於心不膠故說心之所通雖邇言曲說亦
所深信心所不通雖前言往行有明驗者亦所不拘故
深以孟子指摘齊王愛牛與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
心可以行王道者為學問求心之明驗

依乎中庸着不得力遵道不已操持純熟自能依乎中
庸此神化之事非思勉所及此章書是三様索隱行怪

者走差了路頭楊墨告子之流也遵道而行者路頭端正只要不已其功久而化矣到依乎中庸便是聖人着意不得

中是神和是化戒懼是功夫功夫純熟則神化在其中矣聖人只說得下學事修道之教盡於戒愼過此而上則中和矣非思勉所及也

聖賢言語各因其時如孟子告齊王則曰誅獨夫紂告公孫丑則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蓋惟聖人為能行權若在賢人身上論自應守分此魯男子之不可所以為可也

聖賢無他只是念念要人好更不棄一人於惡

韓子云性有三品若就氣質上論何止三品將千百其殊惟以善攝之則一而已此精一之論所以爲至極而告子義外之說乃爲異端之淵藪也

受命者順天所命也順天所命則事至理形自無不中而無億度之勞矣

且夫男子之生也將祈有益於世也若其無益則如勿生

百伎或有應驗然無斡回之術善乎程子之言曰今日晴明日雨安用知之一言盡之矣君子但求自盡可矣

善爲政者不催科而常賦完不威嚴而人心服身率之也

薛平還金盃於王武俊錢鏐遣吊祭於楊溥皆一時機智事體相同然二人亦自英傑非敵人所能加也

君人者摠攝英靈之主也摠攝天下之英靈以治天下之人而後天下之人可底於治而不亂然摠攝之要在心心有公私而王伯分焉故此英靈者用之王而王用之伯而伯惟吾所用而已矣武任旦奭而十人畢來紂任廉來而逋逃萃聚雖治世必有小人雖亂世必有君子人君可不慎所任哉

宋臣好處都是佛學佛成則六經之言不入緣佛是絕物之學非事理合一之學也故荊公用六經不達其理至於壞事

今日取士之法不必盡改但要復古本大學至如格致誠明知行動靜與夫精一慱約中和一貫忠恕之類皆看做合一以此引進學者他自會尋求

蓂莢生庭堯典不載白魚入舟周書不傳以此知聖人只盡常道餘非所知也

或曰一至或月一至總是未純乎仁未可謂之仁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純矣特尚有操存之功未至於聖

大學一書乃孔門教人命脉於此一差則孔門之學不明故今日之教復古本大學爲要

人各照顧自家則禍福不能惑矣無善而得福謂之禍不必妖孽也

書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怨詈之言更無隱諱定是己身之所不可人情之所不堪於此敬德最爲切身不惟可省己非又可以消人怨若含怒又不可忍忍於此而發於彼又涉好名不是聖人如何體貼到此

成仁取義乃是性成若說知了去做決無此理此先知後行之說所以爲悞人

是天命者心明也大人全此天命者也聖言載此天命者也心明則觸處皆明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若幼而不遜長而無述老而不死奚益則知彭祖之不如顏淵矣

正是理中者理之盡盡則時矣正則賢人可守時中非

聖人不能也

物物有神人人有盡神處用意則失之

萬物本無無却在有上見無無則有不神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者有也不測者無也有無之間者神也

神不容言學者在自得之自得則無在目前無有非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知能非有乎知能之良則神矣告子之學主於有老子之學主於無各主一偏失知能之良均為義外之說孟子闢告子而老子在其中矣或問老子專說心何為與告子並論曰氣與心為一物無物則心不顯氣外無心有外無無則禮樂聖知皆心之顯也而可

絕乎絕有言無無則無無不根心無所附麗是亦一物與義外何異釋氏之棄君臣絕父子而說空說寂亦然詞賦之學非不美但使人專用心於此則枝葉盛而根本衰義理疎而精神散不可以入道道無得則適用難矣學詩一章是聖人教人讀書之法始於興觀羣怨以全其忠孝之真因而多識於物類之名由此觀之詩賦蓋草木鳥獸之類也以此取士豈聖人之法哉我朝以經術取士意爲得之然而致良知之學不明古本大學不復而欲使人盡窮天下之物茫然無所措手是亦詞章之類耳必不可以驟變宜別添一條使人於常格外能自得之必有翻然而興者矣

吾身皆塵土也賴籍心靈攝此血肉聚而爲人耳心靈一散無所統攝復歸於塵土矣凡物皆然以此知過求者非也

王莽學文以篡竊得志遂謂古道可假欲行周禮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二人之行周禮亦篡也昔周公監二代兼三王以作周禮一書亦示人以變通之道如孔子所云損益可知孟子所云潤澤云爾非謂其法必可行於後世也豈有夏商之法至周須變而成周之法獨不可變乎故善學周禮者在心不在迹在理不在事周公之心何心也況易之爻辭雖鄙俚之言皆通至道皆可以爲經是豈膠滯麤迹者耶故得

其心則目前常事便是良法便是周禮不然雖如王介甫以傳學堅行爲之亦爲世所惡況莽秦乎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篡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以尊德性爲王則問學皆德性也無口耳之累矣以致廣大爲主則精微皆廣大也無空疎之失矣以極高明爲主則中庸皆高明也無執滯之患矣故爲心之原厚爲禮之本此内外合一之學中庸一書之歸宿處也

天地主體聖人主用聖人有功於天地全在裁成輔相上見老釋之教曰自然曰無爲如其說是有生長而無裁成也

人心至虛意必固我有一存焉則塞之矣故必盡空所

有而後可以御諸有絕四之謂也

人君所以任用賢能者此天地英靈必須上之人宜之以戊其用若上失道而不能用則英靈伏於下而拯救無人其國危矣

人但知怒人輕侮而不求所以去侮之道則終身辱矣

惡臭之觸於鼻未嘗思慮其可惡而後惡之也好色之觸於目未嘗思慮其可好而後好之也此之謂誠人之好德而無思慮知識參乎其間則誠矣是乃所謂如惡惡臭好好色也

天下治亂無預吾身吾身治亂關預天下吾身治則天下治矣吾身亂則天下亂矣推之一家一國皆然

異端之說非不可以動人只是說不透為其理上不明故也

吾之血肉其生也與禽獸奚以異焉其死也與糞壤奚以異焉其所以超然特出於禽獸糞壤之中而與太虛同運者惟此精神心思而已精神之固者寒暑不能變心思之通者利害不能窮此之謂壽

先儒稱韓子因文見道韓與歐皆因文見道者也從事於文則心苦心苦則思精思精則理出然則道不在文乃在心也吾之質萬不如古人然而麤有知者以拜稽於羲文周孔之文而得之然羲文周孔亦豈能有加於吾心哉特因文而啟不由文而得也其精思反求還在

我今人觀書泥辭着句而不知反求精思則吾心之理不出記誦雖多終爲糟粕而已不得爲有本之學

佛氏教人最忌粘詞着句盖詞句是一時應務之言如烹飪雖佳取其當時適口過時則無所用所以罵佛訶祖者謂之善學爲其不爲言語惑亂故也

上達者以理運用不着事物神化之妙也下達則心思不透滯於物而已矣

成巳之仁在成物之知上見成物之知本成巳之仁上來分不得故曰合內外之道知此則知中和動靜誠明費隱擇執大德小德與夫精一一貫主善協一克復忠恕皆爲性之德合內外而言者矣

好治如神宗而明道不得行其志好學如理宗而象山不得伸其學則亦好畫龍而不好眞龍者矣

孔子之取管仲爲其能存周公之法度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法左衽言先王之法度不可廢也今西方之教削髮異服分明被髮左衽所以然者由孔孟之道不明也然則孔子所謂被髮左衽者豈必眞戎狄哉聖人憂深慮遠蓋慮此也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之意亦猶是也夫三王之制皆聖人範圍曲成之遺迹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有能存之以俟後聖則假而存之者不猶愈於廢而絕之哉故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言廢而絕之則其流必至於此淸談始於魏而盛於

晉則五胡亂華虛無長於唐而極於宋則金元入統此管仲之功所以爲大也

多學而識是外面尋進來一以貫之是裏面通出去不徑不竇之人未可與語微服過宋之事於此不學則半途而廢矣故曰賊夫人之子

升堂是遵道而行吾弗能已則入室矣

五伯是功利心仲尼之徒之心是孩提赤子之心原無功利故不道不是陋他黜他原無此心故也

人心滯於迹則爲小人不滯於迹則爲君子如禮義信盡而稼圃在其中志道據德依仁而藝可游稼圃與六藝是事而禮義信與道德仁則超乎事之外不滯於迹

者也君子務其大而小者不必言矣孟子所言大體小體大人小人正是此意故均是事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均一儒有君子之儒小人之儒此只於心迹間辨之所謂毫釐之差者先儒釋小人往往指爲凶惡之人不知此等人稍有知識者所不道何足與君子對舉而互言哉學者知此意則其體驗身心之間精微微發有多少受益在古人所以貴切磋琢磨去了一層又一層雖毫忽頃刻不可放過正謂此也曾子論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只爲不能慎獨至見君子而厭然則爲善矣却又不可用用之則菑害並至何哉亦只是一箇着於迹以此知功夫不到膠滯於物便是小人不必凶惡

也韓子云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所見小之也出得井則大矣君子出井者也小人坐井者也此喻小人最為親切

天下之不治心源之不顯也心源之不顯學術之不明也學術明則心源顯心源顯則人欲無所容而天理流行天下治矣

吾道至簡至易物物有理吾但順其理以處之不消襲取得要空也空不得此之謂自然不知告子與二氏何故增許多勞攘

經傳所載小人多指為善之小人而言若為惡之小人不須說如樊遲如子夏聖人皆以小人目之此豈為惡

者乎
人家子弟不知耕不知蠶而但錦衣玉食此天理之所必不容者也諺云升高者跌重一定之理
思必學如理得於心必見於行學必思如外面做的事都從心思發出來此是合一功夫不思不得謂之學不學不得謂之思聖人知周萬物便道濟天下其理如此若思不學則行不去是謂徒思如釋氏沉空守寂遂至棄君臣絕父子此徒思之弊至如告子楊墨學仁義都不求心襲取其似是者為之則又學而不思為徒學之弊矣然二弊徒思為甚為其不涉世紛易以惑人聖人逆知後世必有[illegible]之者故曰不如學也此時釋氏雖未

興而防範之意已有在矣後之儒者看忠與學依舊做兩樣各隨一偏無怪釋氏與訓詁之說並行而莫之統宗也

學問須是眞心方信得憑仗聰明智慧做來的信不得聰明智慧之人假借得來勉強得去其議論足以服人其行事足以取譽便自謂是了不知此是聰明智慧所爲不是眞心發出還是自瞞自家未可信得於此不察便入於伯所謂慎獨愼此而已若說欺天罔人定是不爲聖賢功夫不說這樣故五功之功告子之學孟子不取而愛牛一念不受嘑蹴却又取之正是此意

斯世不可一日而無禮法聖人所以必欲存此法至何

取於五伯之功者正爲人各有心存此法在以是心通之王道不難復也以此觀之法者心之寓也其存其亡存乎人焉耳釋老必欲廢絕此法則心何所寓乎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法度之具皆此心之不容已者去法是去心也心可去乎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然則荷蕢白圭之流已爲釋老之濫觴而孔孟之言其亦後世闢異端者之權輿歟

五伯之功似仁非仁而有害於仁故曰假告子之學似義而非義而有害於義故曰襲千萬世而下凡治不根心者皆五伯之功也凡道不根心者皆告子之學也彌

縱猶塞遏絕橫流使異端邪說不得以陷溺人心吾孟子之功大矣

心學最難才高固易入却又不專事於才聖門學者如顏子之才最高他何嘗用但專從事於心外面退然如愚而其中則神明內悟才與心合故也子貢之才豈不如顏子只爲他用之於外爲多識之學不知心也者虛明無物一無所着者也識愈多則心愈累去道愈遠如何入得他却又不知識之爲累只說識得還少自以爲歉尚與顏子計較多少於聞見間這樣人欲其屏聞見黜聰明以從事於屢空之地如舞竿之人屏去其竿更動不得所以雖夫子屢發終說他不轉來心學之難明

如此夫以顏子之學子貢尚學不上況其他乎乃若曾子之才不如子貢雖與顏子見道有遲速却又入得何也爲其專求於内功夫有可持循心學明故也以此知雖才高之人不從事心學入不得道若肯從事心學雖無才亦可入道觀於聖門槩可識矣千載而下明道之學似顏子伊川之學似曾子得明道之傳者象山也得伊川之傳者晦翁也學術趨向之極定於此矣

多識雖非究竟法然有所持循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若識而不已其功終當豁然貫通有悟入處但不如顏子之省力耳故子貢晚年悟入性與天道夫子亦遂以一貫告之此亦聖門一法夫子不謂其不是也後世訓詁

之學分明是多識又不合將知行動靜誠明尊德性道問學分爲二途使學者費力愈多然在高才用功日久自能後□上下學之士循而行之縱改不來亦不失爲遵道而行之人況從此悟入則曾子之一貫亦可馴致決不入於老釋惑世誣民此去短合長之機要學者不可不審也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四 終